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9
4 Octo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9月27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 纳瓦赫斯·莫戈罗先生 (副主席) (玻利维亚)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代表发了言:

伯里先生	(索马里)
穆哈默德先生	(孟加拉国)
马格拉普斯先生	(菲律宾)
埃斯肯先生	(比利时)
阿伦斯先生	(以色列)
波尔基亚亲王	(文莱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28]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代表发了言:

阿布杜拉先生

(阿曼)

下午3点10分开会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各位代表注意下列事实: 根据1989年9月22日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采取的决定, 一般性辩论发言者报名到今天下午6点截止。因此, 我要求那些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快报名。

巴雷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 能够参加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审议是我国代表团的一大荣幸。主席, 我给您和聚集在这里的各国代表团带来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政府和人民的热情问候, 以及对大会这届重要会议获得成功的良好祝愿。

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一致选您担任这届会议主席的高级职务表示诚挚的祝贺。索马里与贵国尼日利亚有着密切的兄弟般关系。尼日利亚在进一步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的原则以及在促进世界和平、自由和发展方面继续发挥着主导和建设性作用。我们向您保证, 在您履行重要职责时, 我们将给予您最充分的支持与合作。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主席团其他成员表示祝贺。

我们还要向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在担任大会第四十三届主席期间, 对国际和平与合作作出了宝贵贡献。

我们还要向本组织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敬, 他全力以赴地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并为加强本组织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工具的作用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认为, 他就我们面前的问题所作的这一份启发性报告是对大会本届会议审议的巨大投入。

随着联合国的成立, 人类首次建立了一个和平解决争端和进行各国间合作的永久机构。《联合国宪章》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根本变化, 影响深远。《宪章》表达了下列决心: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宪章》从而承认，世界和平要持久，就必须以实现人权为保证。《宪章》还确定了建立在和平与各国正义基础上的国际道德新概念。我们不能再接受只凭武力就可以决定国与国之间争端的观点。应当根据每一个争端的有关内容和是非曲折对它加以判断，并根据国际法加以衡量。

本组织的《宪章》第一条维护了殖民统治下人民的自决权，并把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

1960年通过的、载于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中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标志着本组织参与活动历史上的分水岭。该《宣言》彻底阐明了国际社会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立场。使人民受外国统治和剥削被宣布为违反《宪章》、剥夺基本人权的行。《宣言》还承认了各国人民自决的权利，从而承认了他们自由决定自己政治地位并追求各自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宣言》明确指出，解放的进程是不可抵抗的，不可逆转的，为了避免严重危机，必须结束殖民主义以及与殖民主义有关的各种隔离和歧视做法。

联合国在实现非洲、亚洲、加勒比、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殖民主义人民获得祖国独立的希望和理想方面取得的成就确实具有历史意义。本组织成员增加了三倍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本组织在非殖民化领域中的伟大成就。但是，本组织普遍性的最后目标还有待于实现。世界各地反对各民族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势力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从而阻碍了这些人民获得解放，这是直接违反《宪章》和《宣言》条款的。野蛮的占领和镇压部队违反人权的例证数不胜数。一些国家和政权把用暴力剥夺一些人民基本的自决权作为他们政策的基础和理论，他们继续用一些“原则”为他们的立场辩解，以防止国际社会对他们采取行动。

联合国有义务反对这些势力，有义务采取一致行动支持被压迫人民合法愿望。索马里坚信，全面完成彻底消灭各种形式殖民主义的崇高任务应当继续是联合国优先考虑的目标，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所有仍然在殖民统治和压迫的枷锁下痛苦挣扎的人民获得公正和自由。

《宪章》并没有停止在创造人权、非殖化与和平手段的目标上。它还承认，反对饥饿、疾病、贫困与文盲的斗争将通过各国的积极努力，在全球的基础上开展。如果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不能得到充分的解决，和平最多也是脆弱的。“全球相互依存”一词已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词，它已成为解决当今地球所面临的众多问题的关键。

在这方面，目前我们十分关心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继续被排斥在近年来世界经济取得进展的主流之外。它们正承受着严重危机的阵痛，这种危机拖住了它们的经济，扼杀了它们的发展进程。比如，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人均收入继续下降。许多最贫困的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已变得更加贫困。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失业人数极大的增加。初级商品价格结构的恢复继续不足以导致商口市场总趋势的根本变化。八十年代早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时爆发的债务危机继续存在，严重地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努力。利率高得惊人，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中国的经济。发达国家中保护主义继续抬头，阻碍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官方发展援助停止不前，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金急剧下降。一种更新、更复杂的发展危机已经出现，更快地破坏着全球环境，其原因常常是严重的赤贫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继续为一种它们所不能控制的体系所束缚，这种体系只能使它们的发展危机加深，更加复杂。

不可否认，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加速增长以及发展中国家有效、长期地加入这一增长进程，都需要有一个支持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应当包括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让性资金净入，作为它们本身发展努力的实质性补充。这是必要的，以促进它们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使它们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和多样化，消除贫困，改善它们的环境，发展它们的人力资源。发展中国家重新恢复增长也有赖于它们解决严重的债务负担问题能力。必须以综合、全面的方法，毫不拖延地立即解决这一严重问题。

最不发达国家的困境生动地突出了发展危机，这些国家一直面临着可怕的

结构性弊端，它们的整体社会经济状况极端恶化，在八十年代期间，尽管它们按照“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采取重大的国内政策措施，但由于《方案》和方案中期审查的建议未能得到落实，使这些国家不利的外部经济气候的影响变得更加严重。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加强国际努力，重新恢复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与发展的意义，我们也强调将在1990年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将为最不发达国家在90年代的持续发展通过一份实质性行动纲领。

非洲的整个经济形势要求发达国家更有效地履行它们承诺，以充分实现联合国1986—1990非洲恢复与发展行动方案的目标。

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它们中间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由于束缚这些国家生存能力的某些事态发展而变得更加严重。比如，大量难民来到索马里，他们的人数急剧增加。国际社会一贯承认，索马里人民是这些难民的最大捐助者，他们向难民提供了避难所，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相当的代价。

不幸的是，近来，在索马里的难民严重缺乏食物、药物和其他救济援助，造成严重的困难，使他们的生存几乎不可能。虽然有必要在索马里建立一个长期难民方案，我国政府也充分支持这样的方案，然而我们认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和世界粮食方案最近作出停止向难民提供食物援助的决定是没有理由的，将给难民生存带来严重的问题。不能把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政治考虑联系在一起。长期、持久地解决难民问题应当是我们争取的目标。但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有义务向这些难民继续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

索马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努力由于索马里南部一些地区出现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而受到进一步阻挠。除了武装匪徒袭击政府设施和行政中心而造成严重生命损失之外，这一局势还造成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公共和私人财产广泛遭受破坏。我们对这一严重局势感到担心。

我国政府确实感谢秘书长迅速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去那里了解受灾人口的人道主义需要。我们要感谢承担这项任务的联合国代表团勤勤恳恳地完成工作,起草了现在放在本届大会面前的报告。

我国政府已采取了恰当措施处理这场严重的灾难局面。

由于受到其贫乏资源的限制,我国政府在粮食、医药供应和其他基本必需品方面对受到影响的人民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鉴于这一人的问题的严重性和规模之大,因此需要提供大量的国际援助。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的反应还是不够的。我国政府呼吁提供必要的支助,以便能够全面执行联合国调查团所提出的恢复和重新建设的方案。

纵观目前国际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正在采取的行动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使人清醒的影响。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在促进解决当代世界主要问题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有理由使我们感到满意,但仍然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一些地区的冲突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索马里认为,裁军是这个核时代的一个道义上的当务之急。它是实现《宪章》最重要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毫无限制的军备竞赛已使国际和平与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损害。这种局势要求我们进行对话和有意义的谈判,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的和解精神表示满意。我们迫切地希望,东西方之间最近出现的这种变化将对全球的裁军努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起到有利的影响。

我们对中东冲突的继续表示严重的关注,这种冲突是被强行驱逐出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长期遭受非正义和野蛮行径的结果。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西岸和加沙人民的大无畏的起义雄辩地说明了除非全面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否则在这一地区将没有和平可言。

索马里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和一贯的。我们始终不渝地支持巴勒斯坦兄弟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为争取自决、自由和独立这

些不可剥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欢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去年所建立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且是最先承认它的国家之一。索马里也是许多一贯支持召开一次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国家之一，巴勒斯坦应以和其他各方平等的身份参与这次会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将提供一个在大会关于中东问题的建设性决议基础上进行谈判的绝无仅有的机会。本届大会应当制订一项决定性的行动方针，以支持中东的和平进程。

另一个主要国际冲突的地区是南部非洲。我们大家竭尽全力努力扫除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残余乃是一件极其紧迫的任务。索马里作为联合国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的一个积极成员，毫不动摇地献身于纳米比亚和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争取自由、解放和人类尊严的正义与合法斗争。

索马里欢迎开始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秘书长对纳米比亚事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确实值得我们深深的赞许。然而，在这方面，我要对目前在纳米比亚迅速发展的事件发出一个警告性的信号，这些事件是由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一手策划和操纵的，包括对平民进行威胁和折磨，其目的在于阻止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我们要求国际社会立即确保在纳米比亚实现各种条件，使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地参与由联合国主持和监督并将最终导致这块领土尽早独立的选举进程。索马里促请秘书长在其权限范围内竭尽全力可能确保以忠实和不折不扣的形式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

国际社会在促进人权和消除对和平威胁方面在南非所负的责任最大。索马里政府欢迎日益加强采取能够显示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厌恶的措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在那里存在，正如最近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对大多数人口以及所有反对种族隔离人民进行的体制化了的压迫仍然有增无已。各会员国必须采取一致的全球行动以确保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并在团结民主的南非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执行其对内压迫对外侵略的政策，安全理事会应根据

《联合国宪章》的第八章的规定立即采取行动并对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

关于阿富汗，索马里始终盼望能够早日解决在这块饱经战患的土地上的冲突。我们对去年阿富汗有关各方所达成的协议感到欢欣鼓舞。外国军队的分阶段撤退也使人们增加了早日解决冲突的希望。然而，使我们深感沮丧的是，阿富汗的局势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阿富汗人民所遭受的接连不断的痛苦继续严重地影响了那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促请所有有关各方尽一切努力在充分和不断实施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寻求和平解决它们彼此之间的分歧。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要强调的是需要进行对话和两族之间的会谈，这是通过和平方式公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在这方面我们对秘书长表示赞许，他为促进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耐心的努力在寻求结束这场冲突的进程中是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对有关各方最近在最高层次上举行的会晤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积极的一步。

我们敦促秘书长继续其斡旋使命，并向有关各方呼吁本着富有建设性的精神与秘书长充分合作以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两族的基本权利。

索马里坚信柬埔寨冲突应在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基础上、并确保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决定其命运的权利，以和平手段解决。最近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会议并未完全实现国际社会的期望，但我们相信，有关各方将继续施加其影响以早日解决冲突。

就朝鲜问题而言，我国政府支持朝鲜人民的和平统一。我们希望有关方面的代表之间进行的接触将带来更大程度的了解，并为和平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创造必要条件。遵照作为联合国的根本特点的普遍性原则，我们支持朝鲜人民为促进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而加入联合国的愿望。

在世界进入第三个千年期之际，我们——国际大家庭——除了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外别无他择。此刻需要我们采取新的勇敢行动。我们必须一致努力为我们所有各国人民寻求更美好和高尚的生活。世界各国作为一个集体就有足够的资源来资助我们的事业。人类的才能和创造力几乎没有止境，它可以在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世界和更有意义的共同未来的征途中的每一阶段给我们提供新的更富有创造力的选择。我们只有选择走相互理解与合作的道路才能使我们的集体努力取得成功。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在适当时候也就是现在作出适当抉择。

穆哈默德先生 (孟加拉国)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参加联合国本届会议，领导本届会议的是一位非洲杰出而有才干的儿子。孟加拉国代表团同我们尼日利亚的同事一样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两国一直十分亲密友好。我也想祝贺主席团成员的当选，并希望他们成功地履行其职责。我也向您杰出的前任，阿根廷的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感谢他领导上届会议。

在我发言开始时我还想向我们的秘书长，拉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对他受之无愧的赞扬。他悄悄而又令人鼓舞的外交、他耐心的努力以及勇气和毅力帮助推动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事业。他不仅确立了自己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将留芳面世。虽然联合国系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它已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近几个月来，联合国的可信性不仅得到加强，而且国际社会对其机构的信任更加坚定。目前各国普遍相信联合国具有独特的潜力和能力，不仅仅在调整 and 适应方面，而且在通过合作性途径和管理对当代多方面的问题作出一致反应方面。

去年孟加拉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灾害。大会很快作出反应，对受灾者及时提供援助。去年在此召开了向孟加拉国提供援助的特别会议，为执行长期措施帮助筹措资金。自那时以来，便开始了至关重要的补救行动。

在总统侯塞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的直接监督下调动了大规模的全国力量以修复、重建受灾地区并重新调整和恢复经济。制定了一项全面的防洪方案。国际上前所未有的反应以及孟加拉国人民的勇气和耐心帮助消除了这一灾难、瘟疫以及曾经预见的不利的发展趋势。

我们决心在国内尽我们的一切努力。但是，人们无保留地承认，控制灾难需要我们超越国界的合作和超出我们微薄的财力的资金。因此已在双边、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开始了持续努力以补充我们国家所作出的努力。目前重点已放在准备研究找出持久的解决办法。由世界银行召开的关于孟加拉国洪水灾害的国际会议将定于今年12月在伦敦举行。我们希望你们给予合作，使会议取得成功。

孟加拉国的许多严重经济问题、严重的发展抑制因素以及其他令人生畏的挑战都因环境恶化而加剧。我们和其他国家在类似的情况下都有上述问题。80年代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令人严重失望、接近绝望的十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这一最为动荡的时期扩大了。虽然富国得以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时期的经济扩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有增无减。

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因此而深深陷入危急境地。世界上最为贫穷、也就是最不发达国家继续陷入严重的发展危机。这些国家继续出现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这些国家的“长期失业需要救济的贫困者”的比例大大增加。这一危险局势的背后便是这样一个现实：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所有重要因素都已失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极为重要的商品价格仍然停留在不可接受的低水平上。外债继续使它们的经济背上沉重负担，资金很荒谬地从贫穷的南方发展中国家流入北方富国。

相互依赖这一现实，使上述令人关注的现象成为各国所关注的事实。本月初，侯塞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总统在贝尔格莱德就已强调有必要就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达成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这是不可否认的应优先考虑的事项。

只有这种协商一致才能导致问题的解决。这还需要我们采取并执行一套全面的措施，以解决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所有方面。在今后几个月中，我们将有大量机会来制订这种协商一致意见的内容。我指的是为第四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即将召开的大会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特别会议、以及定于199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制订一个发展战略。在这些重要的事件中，我们应以任何单方面办法都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基本前题为出发点。结束这一危机需要全球对话以及广泛采取果断行动的意愿。

为改善全球经济环境，孟加拉国呼吁就以下几点采取一致和紧急的行动：

第一，我们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资金供应，而且必须扭转世界可供投资余款的流失，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

第二，我们必须采取和执行某些措施，以减轻和调整沉重的债务负担。我们还应当制定一项旨在增长的债务战略，以降低利率、减少利息偿付、果断和大量减少偿还债务的款项以及彻底取消最不发达国家的负债。

第三，我们必须使《埃斯特角宣言》中所作的停止增息和削减利息的承诺得到履行、稳定出口收入、并把偿还债务条件与产品价格和利息率浮动联系起来，以此扩大市场和开放贸易，从而找到改善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潜力的方法。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贸易、发展和债务之间的重要联系。

第五，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努力，以加速其科学和技术发展进程并加强其适应和吸收新技术的相应能力。

第六，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改善最不发达国家的条件并引导它们进入国际发展进程的主流。因此，1990年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应通过一项全面行动计划。

第七，必须保证食品安全，包括采取紧急措施来扩大最不发达国家的食品生产，保证充足的食品储存，让人们得到食品，并为处境最不利的集团建立一个营养、就业和

卫生网络。

最后，我们必须控制和调动人力资源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在有效的基本需求基础上集中努力来采取这一行动。这还应包括强调注意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妇女、儿童、和残疾人。

我们虽然在经济战线上需要采取更大规模的合作与紧急行动，但却可以对在很多政治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今天，这些进展是在全球更缓和的政治气氛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主要归功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及其领导人、政府和人民——所提出的值得称赞的倡议和努力。此举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气氛，使联合国系统能够据此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海湾地区的枪炮声已经静下来，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八年残酷的兄弟残杀似的战争所造成的流血也最终结束。孟加拉国以成为今天协助维护和平的联合国两伊军事观察小组的成员而感到自豪。我们希望，双方之间的直接谈判将圆满实现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所设想的全面、公正和体面的解决。

在阿富汗，苏联通过于今年2月15日撤出军队而充分表现的对和平事业的承诺值得赞扬。然而阿富汗人的苦难并未结束。巴基斯坦和伊朗慷慨收容的500万难民还需要返回家园。阿富汗人民还需要行使其选择一种制度和政府的固有权利。我们必须在遣返难民、医治该国战争创伤、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根据《日内瓦协定》促进问题的全面和平解决方面，加强联合国的协调作用。

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提出于9月30日前撤军的行动、雅加达非正式会议的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及所有巴黎和平会议的与会者所做的努力，都使人们对该问题即将取得突破抱有希望。我们不应使巴黎最近出现的挫折扭转这一进程。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新的行动，以使柬埔寨人民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未来。

在纳米比亚，自由的黎明即将破晓。该国的独立一直是联合国议程上的优先项目。孟加拉国一向坚定地全力声援和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我们一直是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积极参加者。当我在这里发言时，我们的士兵和公务人员正作为

联合国临时援助团的一部分在纳米比亚领土上工作。我们军事观察小组的组长在纳米比亚的一次不幸事故中以身殉职。当纳米比亚永远摆脱压迫的桎梏那一天到来时，他所做的崇高牺牲将得到确认。必要的话，联合国必须向秘书长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人力物力，以使他的努力获得成功。

在处于分裂状态的塞浦路斯，我们欢迎两族之间为通过谈判求得解决而开始的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我们希望它们将缩小双方之间明显的分歧。我们希望两个朝鲜之间的接触将按照朝鲜半岛人民的愿望导致和解与和平解决。

在我们南亚地区，去年12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四次南亚区域合作首脑会议圆满地完成了它在加强和巩固很多新的和有意义的方面的社会经济合作中的重要任务。

不幸的是，一些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在中东，以色列继续占领非法获得的领土，造成了一种爆炸性的局势。今天，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起义已成为响亮的号角，唤起世界公众舆论反对残酷镇压自由的行动。以色列必须放弃它所无理占据的包括戈兰高地在内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我们再次表示支持尽早召开国际和平会议，而巴解组织必须是该会议的一个平等和不可缺少的方面。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核心，其解决是该地区和平的必要条件。

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在南非造成流血。黑人的多数痛苦随着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数千人继续在狱中受煎熬而变得更加剧烈。如果比勒陀利亚打算采取它已经开始宣扬的行动，那么这数千人就必须得到释放，种族隔离必须取消。取得自由的道路也许是漫长的，但南非人已经开始了这一征途。孟加拉国赞成必须继续支持前线国家。我们赞成要求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

裁军象过去一样仍然在我们的议程中居首位。《关于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是一个历史性的步骤。其重要的后续行动之一应是至少削减50%的战略核武器，并大量削减常规武装。孟加拉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已在宪法中对全面和彻底裁军目标作出承诺。

我们认为，核裁军是一个首要问题，但是与此同时，限制常规军备也是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工作，以期签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联合国在监督执行与核查方面必须加强其作用。要坚决寻求限制海军军备。应当签署一项不向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公约。至关重要的是应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的安全保证。应当鼓励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无核武器区。我们必须避免使武器日益尖端化的倾向，武器尖端化会提高其精确度和准确性，从而也会增加使用这类武器的倾向。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应当刻不容缓地签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必须进一步推动在今年夏天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以便尽早缔结条约。巴黎会议以及刚刚结束的堪培拉会议无疑将会推动实现这一目标。关于扩大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决定应当付诸现施。关于印度洋问题，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特设委员会应当加速其筹备工作，以便明年在科伦坡举行会议。

经过多年忽略了种种警告信号之后，环境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深刻焦虑。环境问题的起因及后果已经成为大众媒介的日常语言。臭氧层遭到损害，全球气候变暖，出现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以及酸雨、有毒废料、沙漠化和森林面积缩小，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日益深刻的关注。追究责任当然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不能冒着转移目标的危险，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星球。有一点我们决不能忽略，这就是贫穷与环境恶化两者紧密相连。提议于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应当为采取共同行动而绘制蓝图，同时也要考虑到环境问题中的有关发展的各个方面。我们强调一下不结盟首脑会议所做出的呼吁，这一呼吁是基于我国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在贝尔格莱德所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提出签署一项保护全球气候国际公约。我们希望本大会能够对此采取后续行动。

今天，我们面临一些社会弊病，这些弊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毒品侵入了我们的社区，侵入了我们的家庭，腐蚀了我们的社会，破坏了我们的国民经济，甚至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恐怖主义与疯狂的暴力冲击了我们的社会基石。我们认为，只有在联合国的统一管理下，我们才能够团结在一起，采取卓有成效的对策。这就需要联合国系统扩大其作用，这一作用现在已经成为合乎时宜，是必不可少的。我深信，联合国一定会坚定而有力地发挥这一作用。

秘书长曾经强调联合国的“社会使命”。如果发展的社会方面被忽略，那么我们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都会失去意义。人口增长率很高，文化水平很低，缺乏根本的医疗保健，缺少安全的饮用水，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很高，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发展的进程，甚至对国际关系的稳定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紧密相连的问题是有必要改进我们社会中那些处境不利的人们的境遇，也就是改善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境遇。近年来，联合国在这一领域中为采取国际行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联合国还应当促进制定一项全球社会战略。在这方面，我们期望本届大会能够通过人们期待已久的联合国关于儿童权利公约。提议召开的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是另一项值得赞誉的行动，我们大家都应全力予以支持。

归根到底，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于改进人类的内在价值。联合国制定了关于人权的各项原则，并赋予这些原则以权威性的定义，以此造成了贡献。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些规则成为现实。要在范围广泛而且复杂的各条战线上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期望，这是十分困难的。对于许多象我们这样的成员国来说，发展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最首要的任务。当十亿以上的人还只能勉强度日的时候，要想使其他权利优先于改进这些人们的境遇，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多边合作的潜力，以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对于这种合作来说，联合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中心点。对于这一世界组织的开创者来说，使世界免遭另一次巨大灾难是本组织的根本目标。在世界形势变化了的今天，社

会经济的欠发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我们社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正如秘书长在他今年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经济气候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民而言，仍然是不利的话，那么我们在全球政治气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将会是不稳定的。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是我们大家都极为关注的又一个有关领域。因此，在今后十年中联合国应当把精力适当地集中在这些领域中。我们认为，任何影响全人类的问题都应当成为本组织首先注意的事项。这将会使联合国更有意义，更具有生命力，同时，通过理解及合作，这个复杂的世界也会成为一个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地方。

今年是孟加拉加入联合国15周年。我们对作为这个世界论坛的一部分感到骄傲。我们重申对《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完全承诺，《宪章》所描绘的前景指导着我们的一切言行，这个前景就是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可以在不受妨碍或威胁的情况下去追求令人满足的、可以接受的生活质量，这种生活应在更大的自由中维护人类尊严。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总统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讲演中以其雄辩的言词描绘了联合国的作用，称其为“人类最深远的愿望可以得到实现”的组织。

马格拉普斯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在担任这一崇高职务之前已经担任了好几年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因而你已经在履行崇高的国际义务了。在你的指导下全世界反对这一侮辱人类的行为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主席先生，你1987年曾访问过我们，你是菲律宾人的朋友，是我们已故的烈士尼诺·阿基诺的朋友，曾在哈佛大学和他一起工作，现在你又担任了这一崇高的职务。我们菲律宾感到很高兴，你将在今后的三百六十五天里主持这一国际机构的工作。

对阿根廷前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我要说，我们去年对他成功地履行职务的预见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他很老练地安排我们在没有冲突、突发性事件以及毫不拖延的情况下讨论议程。我们相信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类领袖，而且他完全有

理由受到信任。

(以西班牙语发言)

菲律宾感到更加自豪的是，圆满完成任而离任的主席丹特·卡普托和我们一样扎根于西班牙文化的土壤。

(以英语继续发言)

我去年来到这一讲坛给大会带来我国穷人的信息。我说，他们之所以贫穷，并非他们懒堕。因为我说，我们的同胞现在遍布全球：二百万人在美洲，五十万在中东，二十五万在欧洲，五十万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他们都向那些定居在美国并在那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欧洲人一样，辛勤劳动，挣钱糊口，他们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建筑工人，有的设计了向行星挑战并登上月球的空间舱，他们都是些富有才能、勤勤恳恳的男男女女。

我说，他们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争得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在亚洲是第一个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并创造自己的共和国而流血的。九十年以后，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以千百万之众举行弥撒，用念珠对抗枪炮，并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推翻了独裁者。在2月份那四天不流血的壮观日子里，他们在科拉松·阿基诺的领导下发出了人民力量的新的和平呼声，这甚至到现在还在世界上不止一个大陆的过渡时期国家的大街上强烈回响，虽然有时并非成功，但总是非常光荣。

我说他们之所以贫穷并非他们人口增加太快。他们知道，在富裕国家，是建设城市和工业而不是消灭人类本能才使人口减少。

我说他们之所以贫穷并非他们的国家没有发展。因为我们国家确实是在发展。现在我们又自由了，虽然我们仍然受到极右和极左的干扰，但我们坚持民主道路，我们的经济又一次得到发展：去年增长了6.8%，上半年增长了5.3%。

我说他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是从独裁者那里继承了外债——现在是300亿美元——为了还本付息，他们国家必须拨出其年度预算的20%，并每年要交出

超过其收入17亿美元的资金。在近几年里，北方国家坚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范围以外不谈减免债务问题。但是国际减免债务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之时就成为事实了，因为这两个机构是由胜利后充满幻想的勇敢的领导人发起的，这批人同样牢记1919年凡尔赛的顽固错误，1947年在伦敦减免了德国70%的债务。

因此，我在去年要求建立一个国际债务和发展委员会，以恢复原先的这一设想。77国集团很快作出了反应并起草了两项决议。第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继续使用斡旋办法，以促进对解决国际外债的共同谅解。这项决议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以只有1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

今年，如突尼斯代表77国集团提交的作为决定草案的第二项决议已列入本届大会的议程，这项决议要求建立债务和发展委员会，这也是我去年有幸提出的建议。决定草案要求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在秘书长主持下成立债务和发展咨询委员会，由学术界、政治界和财政界具备国际财政、贸易和发展知识和经验的人员组成，研拟新的办法并提出具体提案，以便以符合持久增长和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A/C. 2/43/L. 19)

决定草案规定

“委员会成员中将有债务国和债权国利益的代表，并将考虑到适当的地理代表和区域平衡的必要。”(同上)

决定草案还要求，

“委员会将审议关于这个题目的各种现存研究报告和建议，其中包括题为‘持久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的秘书长报告中的看法，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88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中的看法。”(同上)

最后草案给予该委员会三年的时间，要求它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不结盟首脑会议

本月初在贝尔格莱德也提议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大会必须通过这一决定草案，因为必须加强全球对债务的斗争。大会必须通过该草案，因为你本人，主席先生也说过国际债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大会必须通过该草案，因为原来的僵化让位于灵活的时机成熟了。日本在1987年建议货币基金组织发行公债购买债务国的贷款。在1988年的多伦多最高级会议上，法国建议减免撒哈拉以南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在去年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建议由货币基金组织保障将贷款转化为公债，以减少债务国家的财政支出，并促请债权国为这一计划提供资金。去年，当我们在这会堂致开幕词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在柏林举行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坚决反对使用国际援助基金来减少私人债务。

一个星期之后，当我在华盛顿商谈审查菲律宾—美国军事基地协定时，同一位财政部长开始表现了灵活态度。他同意了菲律宾的立场，即一部分美国补偿金可用于一揽子基地补偿计划中的债务削减部分。

这对我们、或许对所有国际债务人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一个普遍减免债务的希望萌芽。四个月后，萌芽开花结果，成为一项成熟的计划。1989年3月10日，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宣布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允许，不，是鼓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助国际债务的减免和还本付息。

由于这项计划，我们菲律宾的谈判人可能很快同私人银行签署前所未有的债务减免协定。协定将是自愿性的，因为债务减免的程度取决于商业银行是否同意大幅度减少偿债额。债务减免额将是很大的，很可能高达选择退出我们的借贷方案的银行的半数债务额。将会有新的资金来源，高达10亿美元将来自准备继续支持我们的核心机构。

去年我在大会上谈到了我们的贫困。我们仍然很贫困，贫困仍然存在，但我们现在可以满怀希望地展望新的前景。

思想的灵活使新的前景成为可能。是布雷迪部长顺应国际现实的这种灵活和创造性的思想为我们展示了新的前景。

确实，这是一个充满灵活性的新时代。上个月，当我在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先生会晤时，同样看到在苏联出现了这种灵活性，在那里，灵活性体现为改革和公开化，包括实行变革、承认以往的欠缺和追求今后的完善的能力。

让我们推动这种新的灵活性，让我们奠定全球基础来推动它的势头，而这一基础的奠定只能来自联合国的和平进程以及激发起创造才能的有关机构。

这样的机构可能是拟议设立的债务和发展咨询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设立，不是对债权国的挑战，而是对他们的支持。是债务国在债权国开始显示新的开放态度的情况下加强合作的举动。

布雷迪计划把谅解看作是恢复调整活力，使我们重新具有偿债信誉的一个必要条件。布雷迪计划可大力推动债务国停滞的发展进程。布雷迪计划是一个开端，人们还必须回答其他问题。

例如，除了应当进行债务减免，难道没有什么标准来判断其执行情况吗？

难道我们必须等到所有生产和生产力潜力都已耗尽，才能开始着手勾销或减免债务吗？

难道只有在设立新的设施，不受国际官僚机构或顽固维护的观念和利益的制约时，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债务减免吗？

否则，人们注意的焦点难道永远不能超越撒哈拉以南地区吗？

政府的主要决策人难道不应当运用其影响，调整其财政条例吗？仅仅提出纲领是否已经足够，而这些纲领已经在夸夸其谈中失去了意义？

难道不应当建议委员会不仅去说服债权人减免债务，而且去帮助债务人增加生产以偿付债务吗？

例如，存在这样的循环，首先是发电，电力生产商品，商品偿付债务。委员会应当刺激发电，提高债务国的发电能力。人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富国往往愿意负担清除贫民窟的费用，他们难道不能制定一项计划，在优惠条件下负担电力设备的费用，促进经济停滞国家的发展，进而逐步产生偿付这些优惠性贷款的能力？

世界应当注意到联合国在联合国本身问题上取得的巨大成功。

这段时间以来，联合国取得了许多成就。一个成就是使纳米比亚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独立的道路，成为联合国的第160名会员国。一个成就是在秘书长斡旋下实现了停火，结束了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还有一个特别的成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得到了1988年诺贝尔和平奖金。

联合国很快还可能取得其他成就，例如联合国在滥用麻醉品、环境和恐怖主义问题上发动的运动。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比联合国针对这些公认罪恶——滥用麻醉品、滥用环境、恐怖主义发动的运动更为紧迫呢？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有的。

有一种因袭而来的神学信仰，认为人人生来就有原罪。还有一种新的神学，一种束缚而不是自由的神学。

今天，人生来不仅有原罪，而且有原债。如果定量表示一下，第三世界目前欠下债权国1.3万亿美元，因此第三世界的每一个婴儿在生下时就负有1,000美元的债务。按照10%的年利率计算，这些人到21岁时，每人负债7,000美元，如果他们在这时结婚，夫妇双方在新婚之时就要共同负担14,000美元以上的债务。难道这一挑战不值得联合国的159名会员国加以重视吗？

既然领导人阶层开始显示了灵活性，难道现在不应当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吗？

难道时机不是已经成熟，债务国应当在一个委员会中同债权国进行合作吗？正如有关决定草案所言，这个委员会，

“由学术、政治和金融界杰出人士组成，具有国际财政、贸易和发展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由他们来针对各类债务问题制定革新性的方针和具体建议，以在顺应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情况下，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A/C.2/43/L.19，第(a)段）

让这个委员会成为联合国的又一项成就。这将是一项事实和值得荣耀的成就。饥饿的债务国世界等待着联合国完成这一成就。

埃斯肯先生（比利时）（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我相信，你将用娴熟的外交技能行使职责。我国代表团将愿与你一起努力同你进行合作。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丹特·卡普特先生表示敬意。他在上次大会上对我们活动的指导给他赢得了一致的尊重。在我的法国同事罗兰·迪马先生的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发言之后，我几乎不必再谈及共同体12国在当今世界上所关心的广泛问题。

大约四十年前，当时的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发言。斯帕克先生还曾担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的主席，他在1948年发言说，比利时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政府受一种恐惧的支配，因为他们恐惧极权主席国家的政府，恐惧领土扩张主义，恐惧支配世界的意识型态。他的著名发言，“我们十分恐惧”——表达了当时国际气候的特征。就是那种气候导致了冷战，这是一种东西方关系中的“封闭”，最终又导致了几乎密不透风的铁幕的降落。

由于这种恐怖感，东西方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在许多年中一直都主要带有很大的军事色彩。东西面之间的敌意加剧了一些第三世界的冲突，军备竞赛出现了空前的规模。

以相互威慑为基础的平衡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历史事实。但在

今天，我们发现，军备竞赛限制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吞噬了大笔本来可以用于社会发展和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此外，现代军备中的新兴技术，以及各种武器的扩散，又增加了一场突然爆发的冲突会失去控制的危险。

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建立和平，比完全用军事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关系要更安全更有道德，更节省资能，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并不总是一目了然。

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使我们充满希望，这是对一种富有勇气的新政策抱有的希望，一种对更民主更繁荣的社会所抱有的希望，特别是对过去那种恐怖和相互不信任的感觉会逐渐变成东西方促进合作增加相互信任的希望。东方国家集团中的改革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因为他们受到了各种比最完美无缺的意识型态都更有力的因素的压力。

传播媒介和其他现代通信手段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村庄。没有一个国家最终能够生存在孤立和忽视外部世界的状态之中。新的技术，人的创造力的产物，批判精神的研究，和付诸实践，这些在中央计划制度中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相反，市场经济不管有多少不足，都显得更适于产生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如密特朗总统最近指出的，拥有民主多元政治体制，和基于自由竞争、服从社会变革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能够使其最多数的公民获得最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同时能够建立最高水准的福利和社会正义，这并非巧合。铁的事实比繁琐的意识型态更能表明，西方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加上其多元民主原则，强有力的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欧洲，持续不断的难民和移民从东方涌向西方是进一步的证明。

很明显，在军备领域里所作出的努力，完全阻碍了经济政策的实施，阻碍了有效的解决其人民需求的努力，最近一些年来有些国家的军备开支已经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因此，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同时，还必须伴之以军备控制和削减军备，如果决策者想要避免恶性循环的话。

我们认识到实施政治改革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微妙的进程。经济和政治自由

化两者的相辅相成，要求取得极其脆弱的平衡。罗卡迪马外交部长代表欧共体 12 国发言说，中国未能承认这一事实及其之间的平衡关系，因此造成了悲剧性的倒退。

我们欢迎在日内瓦和维也纳裁军谈判中所出现的积极进展，谈判桌上摆出的数字可谓壮观。各种数字可削减军备还必须以相互平衡的方式来实现。还必须伴之以值得信任的核查机构。这些都是更广泛的裁军进程的先决条件。

我们还欢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主席关于“防御性国防”的看法。这是说，裁军进程会使任何进攻成为不可能，与此同时他还能继续确保在最低水平上应用最现代的武器来建设有效的国防。这正是我们一直所努力达到的目标。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种用最少的武器建立最大程度的稳定和安全的相互有效威慑的国防。

比利时希望，东西方之间的新的裁军协议将会很快签署，希望能因此而逐步拨出重要的财政资源，以使我们能够更多地注意其他优先考虑问题。在东方集团及西方国家，这些财政资源都可用以使经济和工业结构现代化，用以改善社会状况。我们也决不应忘记保护环境和制订适当的环境政策。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一个部分，很快将在索非亚召开有关这一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联合国在这一领域也可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制订全球性的规则与标准方面。在这一方面，将于 1992 年召开的重要的环境与发展会议将是一次真正的挑战，也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挑战。我们并不是象接受父辈的遗产那样将正日益变小的地球接受下来：相反，我们是从自己的后代那里将地球借用。不论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是巨大的。

裁军和东西方之间更好的了解也可以对南北对话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可以从根本上揭示应采取何种办法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

如果东西方之间的信任不断增加，那么许多区域性冲突——这些冲突事实上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所造成的不幸的副作用——也许就能结束。我们对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展表示欢呼，对所有各方为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一系列区域

性冲突和旷日持久的紧张局势所作的许多努力表示欢呼。 尽管如此，事实是，依然存在着令人心痛地证明了暴力与镇压的局势，例如黎巴嫩——直到最近之前，中东和其他不同地区。 阿拉伯联盟和三位斡旋人在黎巴嫩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利时向他们致意，并希望这一地区的和平进程将使我们能够迅速地终止扣押人质和我的五位同胞遭遇的残暴命运，他们的名字已令人心酸地列入了其他国家被扣押的人质长长的名单之中。

东西方之间改善的关系和工业化国家较好的经济状况在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极为重要。 在1979年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及在马尼拉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我曾代表比利时，就实施工业化国家和希望加入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增加声援的协议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一契约规定，在同每一参加国的经济增长形成直接比例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发展援助，契约的目标是在第三世界内部产生增长。 目前，世界经济更为健康，东西方关系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因此，我认为，比利时的这一建议可以在内容进行更新之后提交给联合国的适当机构，以进行彻底的审议。

既然我们能够团结力量，迎来冷战之后的时代，那么也就能够想出其他的建议和想法。 例如，为什么不能设想执行三角的发展项目呢，即有一个西方国家同一个东方集团国家一道，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执行发展项目，为什么不行呢？

关于具有爆炸性的第三世界债务问题——尽管其他国家也受到了滚雪球式的具有破坏性的债务负担的影响，比利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多边方式。 最近，比利时决定一笔勾销对13个非洲国家提供的国与国之间的债务。 不仅如此，比利时和扎伊尔也签署了一项协议，使比利时放弃扎伊尔对比利时的商业债务的三分之一，同时就偿付尚未偿还的利息重订时间。 在采取这个一揽子办法的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以扎伊尔货币结算、用于当地发展项目的重新利用基金。 我们希望，比利时和扎伊尔之间签署的这一协议将为其他债权国和债务国提供榜样。

关于非洲，主要是卢旺达和布隆迪，比利时正在执行一种协调一致的政策，以便就债务问题达成具有想象力、坚定不移地强调共同管理发展资金的解决办法。

第三世界的问题已由于骇人听闻的武器贩运而大大恶化，而后者又往往是从更为可耻的毒品贩运中获得资金。比利时支持对向交战各方出口武器进行有效的国际禁运的作法，我们欢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和哥伦比亚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巴尔加斯先生在同毒品生产和贩运作斗争方面作出的杰出和极为勇敢的努力。

国际社会应当理解，欧洲共同体国家极为重视对人权的尊重，我们的援助与合作是根据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来加以估计的。确实，我们认为，所有人，作为个人、作为人、不论他们在世界何处，都有权利充分享受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有权行使自己的基本自由。在这样说的时侯，在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欧洲人不能不抱谦虚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今年，1989年是我们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我们古老的大陆爆发50周年，那次战争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和最彻底的剥夺人权的现象。

比利时要对联合国的不懈努力表示致意并完全赞成这些努力。因此比利时正在参加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行动，并派人参加了维持和平行动以帮助监督独立进程。我要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及他的工作人员表示致意，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奉献使许多冲突通过谈判和调解得到了解决。

我们还完全支持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所进行的努力，以达成一项禁止所有化学武器的协定。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使联合国的工作更有成效。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辩论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只有具体的行动计划是有意义的。

欧洲共同体即将建立共同市场，实现经济和货币统一，以至达到政治上的统一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这一有12个成员国组成的共同体希望能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稳定、和平和合作方面发挥日益扩大的作用。

我有时怀疑我们要努力建立的这样一个欧洲是否为外人所正确地理解。一些人害怕欧洲共同体，一些人鼓励它，还有一些人忽视它。

今天的欧洲产生于一些理想，也产生于一种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在四十年前导致了统一的第一次尝试。欧洲既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堡垒，也不是一个随风转的风车。相反，而它力求成为进步的磁心和典范，为它的公民带来自由和幸福。12国的欧洲不是一个大国；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属于我们的并由我们继续日益建设的这个欧洲在一切事务中都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坚信，强大了的欧洲共同体可以对东西方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作出重大的贡献，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最后的伤痕在我们的心中并在现实中得到痊愈。

一个共同欧洲之家只有在它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之家的时候才会有可能，在这个民主之家每一个公民都自由地享受它基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以及充分的社会保护——在这里国家政府为个人服务，而不是相反。

“每一个人都是重要人物”，这应当成为我们现代社会政府的人道主义格言，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往往会被日益复杂的现实弄得不知所措。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支持那些有效地实行了基于这些价值观念的改革政策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现在向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提供援助和合作的原因。共同的欧洲之家——东西方之间的合作——不一定会造成一式的欧洲。它可以有不同房间，在这些房间中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根据其自主权利将自己组织成国家。但明显的是，在柏林墙继续将欧洲人分割开来的情况下这样的欧洲之家是难以想象的。

许多希望的迹象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不要让这种希望受到蒙骗。经过几十年的忧虑和相互恐怖后，现在必须增加相互间的信任。现在并不为时过早，现在的确是时候了。

爱伦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联合国是由那些在人类有史以来最恐

怖的战争中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国家所创建起来的——一场反对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行为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开始的。

50年前的这个星期，德国军队经过激烈的战斗进入了华沙。这是一年以前在慕尼黑达成的协议的必然后果，通过这项条约英国和法国向希特勒的要求作出了投降，并以自决的名义和为了他们所想象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而牺牲了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9月标志着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最为恐怖的战争的开端。这场战争将永远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即纳粹德国消灭犹太人民的有系统的步骤。几乎所有欧洲的犹太人——600万犹太人——残遭杀害，起先是由于饥饿毒打和枪杀致死，后来在奥斯维新、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索比波、(Fobibor)、达豪、贝尔根—贝尔森和其他为快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而设计并建造的工业化屠杀场被毒气杀死。这些地方现在已是臭名昭著。德国军队每到一处，都没有犹太人社区得以幸免。在德国军队占领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几乎都没有犹太人活下来。

开始没有人了解这一点；后来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再后来，当各盟国政府已经了解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男女儿童遭到杀害的时候，它们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提供帮助。许多人现在仍然认为当时它们无法进行帮助，德国军队太强大了，盟国太软弱无力，距离又太遥远。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本可以做许多事情；许多人本可以被搭救。

1943年4月，华沙犹太居民区起义。为数不多的一群几乎手无寸铁的男人和女人，以极端的劣势在德军面前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在那个时候，冯·保卢斯的军队已经在斯大林格勒被摧垮，隆美尔已经在西部沙漠被击败，而且盟军已经在北非登陆。盟军力量正在日夜轰炸德国的城市。盟国正在陆地、海洋和空中赢得战争的胜利。

然而，华沙犹太居民区的犹太战士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甚至没有鼓励的迹象。

在纳粹投降的前两年中，纳粹的杀人机器高速转动，数百万犹太人被害。在欧洲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德军在各条战线上溃败，而焚尸炉则继续吞噬着受害者。

正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匈牙利的犹太人消失了。

在成功地逃离了希特勒的欧洲并试图登上巴勒斯坦海岸的那些犹太人，许多人被推向死亡。

这场大屠杀，纳粹德国及其刽子手屠杀了6百万人。世界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背弃都永远地刻印在人类的心中和灵魂上。

1947年11月，在大屠杀记忆犹新的时候，联合国大会重新肯定了国际联盟26年以前做出的一项决定。国联在国际上承认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其目标——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在1947年，联合国呼吁在国际联盟一开始就为这个目的而指定的一小块领土上建立犹太国。

阿拉伯世界拒绝这一决定，正如同阿拉伯世界多年来始终否认犹太人民在他们古老家园中的权利一样。随着英国的使命在1948年5月15日期满和以色列宣布独立，以色列受到周围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入侵。在那些日子里，以色列孤军奋战；欧洲变为犹太人的墓场才时隔几年，65万犹太人又为了生存而战斗。

以色列除了赢得战争别无出路，正如它必须赢得周围阿拉伯国家连续发动的四场战争一样。

1947年的联合国决议今天已经成为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它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是犹太人民在其古老的家园里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但在1975年，联合国大会已经大大扩充了，然而不幸的是，其道义境界并未提高，因而通过了不光彩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决议，这是对于联合国28年以前所通过的决议的嘲讽，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本组织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项决议一日不被消除，联合国的决定就不会有道义权威，它的辩论也会罩上一层伪善。

以色列已经学会了在联合国充当少数。正如我们学会了在中东危险的环境中生存。我们永远生活在警觉之中，把我们大量的资源用于防卫，因为我们决心同恐怖主义作斗争并抵制侵略。

有人说这是神经过敏，是大屠杀造成的，使犹太人仍然担心他们的生存，准备在假想的敌人面前保护自己。但这真的是由以色列的幻想所虚构的吗？

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军队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坦克、飞机、导弹、大炮，超过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全部武器。在过去十年中，这一地区的国家购买了约价值1千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我们自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武器，而其中多数是针对以色列的？这些武器会不会对以色列使用，会不会对以色列的平民使用？

我们已经经历了五场战争；我们为捍卫以色列而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子弟。我们的周围是一个粗暴和狂热的中东，甚至对平民也毫不留情。两伊战争中打死了1百万士兵，使用了最现代化的大规模毁灭武器，包括伊拉克军队大规模使用的化学战。不仅在对军人的进攻中，而且对库尔德平民村庄的攻击中破坏了全世界反对使用化学战的协定。这些暴行几乎没有受到世界的注意，但我们以色列人注意到了，因为我们记得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伊拉克距离以色列比纽约距离华盛顿还近。

近几个月来，贝鲁特和贝鲁特以北基督教领土上的平民人口受到叙利亚军队的炮击。无辜的平民日复一日地遭到屠杀，而进攻者越来越相信他们可以继续杀人而不受惩处。在这种情况下和在这种环境中，以色列感到受了威胁难道神经过敏吗？

我们要求有安全的、得到承认的国界，这难道是没有必要的侈求吗？我们维持一支能够自卫的军队，这难道是在浪费资源吗？我们要求世界上的大国不要武装那些每天都对以色列表示敌意的邻国，这难道是非人所难吗？我们要求不要鼓励那些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凶残暴行的恐怖主义份子，这难道错了吗？

然而，饱经战火和重重围困之中的以色列继续寻求和平。许多阿拉伯的统治者似乎不论什么条件都不愿意同以色列实现和平。不仅如此，这些统治者的目的在于防止其他人同我们实现和平。

因此，中东的和平进程极其缓慢。埃及对以色列伸出的手做出反应花了30年——30年的时间和五场战争。以色列为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条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间解决冲突的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代价。十年前随着这项条约的签署，我们曾希望其他阿拉伯国家会很快地同我们谈判，但这一希望至今未能实现，至少到目前为止。

1983年5月，我们同黎巴嫩签署了一项协定，本来会使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并撤出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防卫力量。但这项协定由于叙利亚的干涉而告吹。他们对黎巴嫩另有所图。

六年已经过去，黎巴嫩悲剧仍在继续。黎巴嫩南部仍然被巴解组织和真主党用来作为向以色列北部边界的城镇和村庄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跳板。

这是我们环境中具有的威胁性，我们如果视而不见只会对自己有害。然而，我们将不会甘心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寻求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沙米尔总理今年4月提出了以色列的四点和平倡议。

我们呼吁以色列和埃及共同努力，在导致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的《戴维营协定》的基础上为中东实现全面的和平。

我们呼吁二十个目前与以色列处于交战状态的阿拉伯国家停止敌对宣传和经济制裁，并开始使它们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的各国参加修复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努力。

我们呼吁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停止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我们宣布准备进行自由民主的选举，以使他们能够选择他们的代表与以色列

就临时协定并最终就永久解决的条件进行谈判。

没有别的替代方法能够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拒绝这一方法就等于拒绝向和平迈进。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支持以色列的和平倡议，我们呼吁阿拉伯国家作出积极的响应。现在不是企图迫使以色列在永久解决方法上作出让步的时候。我们的直接目标必须是结束暴力和开始谈判。本末倒置只会阻碍这一进程本身。

如果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代表来到谈判桌边的时候不仅了解自由地选出他们的人民的权利和愿望，而且也认识到以色列的权利和合理的忧虑，谈判将极可能达成协议。另外，在中东尚未普及的民主经历无疑将成为区域中所有国家的榜样。这本身将是对该地区和平作出的重要贡献，因为战争和恐怖主义不会在民主社会中走红。

我敦促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支持以色列为结束中东战争和流血所作的持续的努力。

我呼吁阿尔及利亚、巴林、吉布提、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叙利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与我会面，讨论我们如何能够从交战状态转向和平，从敌对转向友谊。

我呼吁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停止暴力行动并尽力帮助建立进行可以自由、民主选举的条件。

中东和平进程需要勇气、耐心和毅力。我们以色列致力于和平进程。我们将继续不顾所有障碍追求和平。我们希望你们支持。

穆罕默德·博尔基亚亲王（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借此机会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主席。你当选担任

这一崇高职务表明了对你的巨大外交技巧以及广泛经验的信任，这些品质将促进我们工作的圆满成功。我国代表团和我相信，你将能够明智地指导本届会议。

我也谨祝贺和感谢你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他出色地担任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主席。

我们也祝贺并赞赏秘书长的不懈努力和对联合国工作的忠诚。

当1990年即将来临时，我们将离开其大部分时间的特征是世界许多地区发生一连串国际危机的十年。然而，八十年代最后几年中也发生了许多根本变化和事态发展。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已经获得势头，正如美国和苏联以及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最高级会议所表明的那样。世界许多地区的和平运动已经导致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努力解决在上一个十年中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

苏联已经从阿富汗撤军，尽管尚未实现政治解决和持久的和平。在纳米比亚，一项解决方法的条件已经商定。我们希望，纳米比亚不久将能够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我们期待着欢迎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完全独立和主权的国家来到我们中间。伊朗—伊拉克战争已经停止，但和解进程非常缓慢。至于东南亚，正在作出区域性和国际性的努力来解决柬埔寨问题。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国际局势已有改变，并带来了对解决冲突的新态度，这是令人鼓舞的。现在出现了更多的和解趋势。这符合联合国要求其会员国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原则。因此，联合国的原则作为在当今世界中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工具变得日益重要。

此外，由于受这一世界组织会员国尊重这些原则的负责态度的影响，目前世界形势有了改善。这些发展应当为世界和平提供更好的前景。

关于争端的谈判并不总是能够保证全面和平与稳定。在一些情况下，虽然谈判已经开始，但有关各方之间的敌对暴力和竞争行动持续不断，从而阻碍了全面解决，延长了普通人民的痛苦。在为解决伊朗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中东、柬埔寨和其他问题作出的努力中，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地位。这对进一步改善总的世界形势并

不是一个好的预兆。在那些仍然无法找到全面解决办法的冲突中，由于谈判方面的失败，战争祸害的威胁仍然存在。仅仅没有战争不等于和平。除非人们认识到在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必须有在谈判桌前解决争端的真正愿望，否则世界各地的冲突还远远不能解决。

我感到特别担心的是，尽管国际努力不断增加，象中东、南非和柬埔寨这样的地区还不能实现和平与稳定。

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问题。有人继续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要求正义和自由的呼声充耳不闻。尽管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以色列继续执行侵略政策，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这样的消极态度，尤其对召开国际会议的消极态度，只会导致被占领土上暴力和斗争的升级。我国代表团认为，提议召开的国际会议将帮助有关各方走到谈判桌旁。我们还要重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当作为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参加会议。

黎巴嫩冲突日益严重使我们感到痛心。国际社会惊恐地看到每天都有黎巴嫩人被杀害。虽然解决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冲突并非易事，但我们也不应当让黎巴嫩听凭命运的摆布。我们以人道的名义，敦促那些对各反对派有影响的人继续寻找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在这方面，我欢迎阿拉伯联盟任命三方委员会的努力。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另一个对这一世界组织继续进行挑战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该政权不仅傲慢地、顽固地拒绝关于取消这罪恶制度的国际要求，而且还利用侵略政策压迫黑人。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国际社会要求南非停止执行种族隔离法这一种族主义政策，给予南非人口中黑人大多数机会均等和公平参与政治进程的基本权利。在这方面，我们还要重申我们支持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以便对该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结束压迫性的种族隔离政策。

在我们所在的东南亚地区，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会议未能成功地取得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这一冲突中的有关各方再一次不能就持久和

平的各项要素和条件达成一致意见。本月份越南从柬埔寨单方面撤军并不能保证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除非能够解决临时或过渡权威的问题，因为民族和解进程以及遵守和平进程的保证只能从这一权威中产生。在巴黎会议上，有关各方没有使用和解的语言，相反，会议上充满了怀疑和竞争的气氛。

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一部分应当是缺乏政治意愿，不愿意妥协，另一部分应当是没有使派别利益服从于更大的民族利益。通过战场上的较量解决问题是一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可怕选择。但是，尽管最近举行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缺乏进展，但会议召开这一事实反映了国际社会继续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长期问题的决心。我们决不能放弃寻求和平全面解决办法的承诺。

今天我指出了已取得一些进展并有可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一些地区，并强调了坚持利用谈判的重要性，认为用这个办法解决冲突比用武力解决冲突更好。我们都认识到困难重重，但我们都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办法应当成为第一选择。因此，我们要求有关各方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并要求本组织所有会员国支持联合国和平解决任何冲突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要就题目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28说几句话。关于这一问题，我谨通知大会，今天我收到了几内亚比绍常驻代表的信，我向各位念一下这封信。

“我谨代表联合国非洲集团，并以1989年9月份该集团主席身份，紧急要求大会在全体会议上并在题目为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28之下审议题目为南非爱国者死刑的决议草案。”

这封信是由非洲集团9月份主席阿尔弗雷多·拉佩斯卡·布罗签字的。

因此，在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要求下，在大会也同意的情况下，这一项目将在明天上午的会议上作为第二个项目讨论。有关的决议草案的案文将在今天下午发出，在大会厅内散发。*

阿布都拉先生（阿曼）（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向尼日利亚加巴大使表示我们真诚地祝贺他当选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主席。我们完全相信，以他广泛的经验和杰出的知识，他定能极其高明地主持大会的工作。我也要感谢他的前任、兄弟的阿根廷共和国代表以出色的方式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

联合国最显著、最突出的活动之一是每年定期会议的工作，以及为寻找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最佳途径而展开的宝贵的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是联合国及其《宪章》原则争取达到的主要目标。

可以说，尽管由于一些会员国不履行它们的国际承诺与义务而使地区和国际冲突与争端的焦点继续存在，然而，现在的世界有了较大程度的和平。我们必须集中努力消除这些妨碍这些局势得到解决的困难，以便使我们现在享有的和平不致于再度沦为紧张对抗的状态。

以此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必须在所有依然存在的问题上扩大国际磋商的范围。我们必须鼓励或对继续无视联合国作用的国家施加压力，使它们接受在国际合法范围内工作。

随着东西方力量之间，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前存在的紧张关系的缓和，一场全球对话已经成立，使人们从柬埔寨到阿富汗，从阿拉伯湾到南部非洲都开始感觉到和平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声音。这种积极气氛和由两极化开始结束而产生的国际势头都带来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千方百计加以保护的新的机会。

和平将继续是我国通过外交政策努力争取的首要目标。根据这一态度，阿曼

* 副主席纳瓦达斯·莫格罗先生（玻利维亚）主持会议。

苏丹国尽所有力量减缓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争取在睦邻友好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和平。阿曼苏丹国在同邻国的关系中，从一开始就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以此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原则现在已在国际上成为一种积极的现象，在限制许多区域性和争端的努力中广泛应用。

显然，全球对话带来的势头给海湾地区各国人民带来了巩固和平与合作的希望。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有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争取在这两国之间建立持久和平。尽管第一轮谈判开始至今已有12多个月，第598(1987)号决议只有要求双方开始停火一条得到执行。我们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曾希望，到大会本届会议开会的时候，冲突双方能够保证第598(1987)号决议得到充分执行；我们认为该决议是有约束力的，因为，有关双方都已保证愿意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我们完全认识到，各方都面临困难，都有强烈的理由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自己对决议条款的解释。然而我们相信，实现和平以及尊重国际合法性的精神和作为国际法规则基础的原则，尊重在解决区域性冲突方面已被接受的先例等条件，必须成为双方思想和谈判中的指导原则。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帮助冲突双方理解作为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基础的原则，这样就能使秘书长给冲突双方提出一个统一的思想，避免它们各自向秘书长提出对同一决议相互矛盾的解释。

我们各国都有责任敦促伊拉克和伊朗同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合作，以保证有关决议的实施。我们提出这一要求是相信两国领导人都强烈地希望和平，两国公众舆论的气氛以及联系伊拉克和伊朗两国人民的深切感情和共同利益都是构成合作恰当背景的因素，而这种合作必然对和平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中东，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没有可以保证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正当的政治权利和人权的政治解决办法，巴勒斯坦人民已经承受了大约40年的灾难，并继续面临着一个未知的命运。在中东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联合国的信誉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人们不知道对于预示着难以忍受后果的日益恶化的巴勒斯坦的局势还能忍受多久，人们不禁要问，在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究竟还能默许以色列的政策存在多久。

阿拉伯和国际社会提出了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建议，其目的是要寻求保证这一地区各国人民和平与稳定的持久解决办法。以色列拒绝接受这些建议，从而使中东的和平与安全日益恶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坚持执行一种肆无忌惮和顽固的政策，以色列通过直接使用武力或采取恐吓的手段否认这个民族的民族权利和人权，这种行径是文明世界所不能接受的。

全世界从国际新闻媒介中每天都看到了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包括为重新获得他们被剥夺权利而奋起反抗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同用最现代化武器全副武装起来的以色列军队之间的血腥和不公正的对峙，也看到以色列无视国际社会的意志，日复一日地占领着阿拉伯的领土。

在以色列领导人所作的宣言中，它不断声明无论何时国际社会违背了它的意愿和利益，以色列都不会重视，确切一点说也不会把国际社会的意志放在眼里。以色列通过它自己的行径还表明了它根本不尊重任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如果它尊重的话，那么什么法律能够授予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自己被占领的领土上不经审讯扣押巴勒斯坦人长达一年之久的权利呢？以色列又是根据什么法规，只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拒绝以色列的统治和占领而没有其他任何原因就捣毁巴勒斯坦公民的家并把他们逐出家园呢？

国际社会必须行动起来制止这些非法和无人道的行径。现在是以色列服从于逻辑的时候了；现在也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开始进行对话的时候了。正是这次赢得了国际社会支持的国际会议为这种对话提供了最适宜的讲坛。如果以色列继续拒绝和平的逻辑，那么中东就会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原因，并成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源。

以色列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要求它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上全部和无条件撤军，以此作为朝着恢复黎巴嫩统一、安全和稳定迈出的第一步的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这种行径保持沉默，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我们赞赏为解决黎巴嫩危机而建立起来的阿拉伯三方委员会所进行的努力，我们号召黎巴嫩有各种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兄弟们重新团结起来把国家的利益置于所有其他利益和考虑之上，这样黎巴嫩才会克服它的立宪危机，并再次象过去一样成为和平、仁爱 and 博爱的象征。

我国认识到并且也相信在相互尊重、不干预别国内政和自决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阿曼苏丹国欢迎并支持1988年4月14日签署的有关阿富汗的日内瓦协议。阿曼苏丹国呼吁苏联军队从这个国家的全面撤军。我们认为撤军这一重要和基本的一步已经帮助实现了阿富汗持有不同观点各派之间的和解，这一步骤已经为阿富汗人民开辟了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选择自己制度的道路。

阿曼苏丹国希望有关各派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将使阿富汗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并努力使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保持阿富汗人民的伊斯兰教属性和中立，并与包括苏联在内的邻国建立必要的睦邻关系。

东盟国家已作出巨大的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阿曼苏丹国对这些努力表示赞赏，其中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我们把最近在巴黎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看作是一种吉兆，我们完全相信其结果将最终为柬埔寨人民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使柬埔寨人民能够结束悲惨的过去，并开始在它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体制的带领下重建祖国。尽管事实上巴黎会议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但重要的是继续在各派之间进行对话，以便实现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

在我们步入90年代的时候，我们对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特殊声誉的外交和谈判

这些有价值的手段所起的作用感到乐观。 我们希望在国际关系中的这一乐观主义的转机将对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前途作出富有意义和决定性的贡献，这样相应的会议就可以于1990年在新加坡召开，以此作为执行大会在其第2832(XXVI)号决议中所通过的1971年《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第一个步骤。 然而，某些国家所造成的困难可能会妨碍这一进程。 我们呼吁这些国家采取一种和解的精神并使这些工作能够逐步开展起来，以便使这次会议能够如期举行。

全世界对达成将最终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这项协议感到欢欣鼓舞。 因此我们谨特别向纳米比亚人民以及非洲国家表示祝贺，祝贺纳米比亚人民的成就。 经历的74年作为托管领土居民的殖民历史之后，纳米比亚人民现在已经开始收获其经过斗争和牺牲得来的果实。 在我们向所有那些促使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生效的国家所进行的努力表示赞许和崇高敬意的时候，我们还要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最近在扎伊尔举行的首脑会议所取得的成功喜悦之情，在这次会议上，安哥拉冲突各方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 这项协议不仅对安哥拉本身而且对整个地区都将是一个良好的征兆，这一希望使我们感到十分振奋。

尽管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已经取得了和平的进展，但由于南非政权继续执行反对黑人多数的种族隔离政策，因而南部非洲和平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我们将支持旨在实现该地区所有人民的正义和平等而进行的国际努力，我们希望，这些努力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显著的进展。

中美洲的事件表明可以通过外交和谈判实现和平。 我们相信该地区领导人认识到保证中美洲各国睦邻关系气氛的重要性。 该气氛将为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并实施《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结束长期存在的中美洲不稳定局势打下适当基础。

去年在南朝鲜首都汉城召开了盛大的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 该运动会极其符合构成联合国主要支柱之一的普遍性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并鉴于在朝鲜半岛减缓紧张状况促进和平进程这一步骤的重要性，

我们欢迎为保证使南北朝鲜在本组织内有代表权并给予它们完全会员国资格所作出的任何国际努力。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虽然为冲突双方今年六月未能通过谈判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感到遗憾，但我们希望土希两族领导人在今后几轮的谈判中能表示出最大程度的合作与灵活性，以使两族成员能再次共同生活在和平、安全和宁静之中。

某些工业化国家所采取的不明智的环境政策所造成的危险已破坏了生态平衡并使得维持我们星球的自然生命所必须的某些动植物灭绝，在许多地区还导致海洋遭受最为危险的污染。

我国在卡布斯·本·赛义德苏丹陛下的指引下极其重视环境保护。我国过去是而且继续是为找出解决环境问题最佳办法，尤其是在区域一级制定立法和通过倡议的先锋。

因此阿曼苏丹支持尽快召开所建议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该会议应该审查并估价在环境保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制定应付在这一领域里人类将面临的挑战的解决方法，并再次确定优先考虑事项以保证国际上继续作出努力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环境。

人类在开辟技术新天地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科技成果都被用来推进军备竞赛，甚至用于生产和发展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类的这些威胁人类生存本身的装备。

这些致命性武器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人类的最大危险。因此脱离彻底销毁上述武器这一前提而谈终止其扩散将极不协调。国际社会为此目的而作出的努力使得它得以热烈欢迎并支持1987年底两个超级大国达成的有关从欧洲销毁其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协定这一走向核裁军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两个大国在裁军方面最近所商定的有关裁军的措施。

虽然双边裁军谈判极其重要，但不应放弃多边谈判的作用，也不应将此看作是

多边谈判的替代物；两者应相互补充。裁军问题并不只是涉及某些国家，而是危及全人类的利益和生存。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支持联合国有关裁军问题的努力，特别是影响人类未来，比如说防止核战争爆发并实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的努力。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解放大量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能得到适当应用，比如说用于发展，那么世界局势必定会得到改变并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和平和繁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联合国在解决区域性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所产生的势头并未被用来在世界经济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和成功。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遇到严重问题。它们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从七十年代的5.5%下降到八十年代的3%以下。第三世界国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所占的份额从1970年的38%下降到1987年的仅仅19%，而发达的工业国家所占的份额在同一时期从65%上升到71%。除了收入减少问题以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债务问题——目前已超过10亿——和对其严重不利的贸易条件恶化问题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施加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所赖以生存的初级产品价格下降问题。因此我们显然远未建立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现存的经济差距的更好的经济秩序。

因此阻止国际社会实现其在八十年代曾希望实现的经济成就的因素在九十年代开始之际必须给我们提供最大的动力，以尽最大努力建立照顾到新生发展中国家经济条件的公正的经济秩序。上述努力所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必须是制定债务危机的公正和彻底的解决办法，债务危机目前仍然有可能破坏国家和国际范围的稳定。我们认为兄弟的科威特国所提出的、由科威特埃米尔·谢赫·贾比尔·埃哈迈德·萨巴赫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所提出的三点行动方案是重要的倡议必须予以支持。必须采取措施，实施上述行动方案以找到国际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我们在此赞扬法国政府所宣布的解除最不发达国家所有债务的政策，我们也不得不欢迎最近就墨西哥债务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这是解决整个债务问题的良好先例。

我们支持召开特别联大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这一会议将为开始就扭转目前世界经济下降趋势而进行对话提供机会，要实现上述目标只有强烈反映出存在着集体政治意愿并相信如果人类中的极少数人拥有富裕的所有标志而大多数人未能满足生活最为基本的要求，世界就不可能生活在和平中。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联合国已开始更有效地促进很多国际问题的解决，我们呼吁大家支持这种努力，以使这种积极势头继续下去。我们还希望，我们能够该组织制订解决引起国际社会关切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问题的公正与和平的办法，如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和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行为。我们进一步希望，人们将扩大并更认真地进行努力，以把他们取得的最大的科学和技术进展为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不是去设计更多的毁灭性工具。

阿曼苏丹王国认为，联合国具有必要的特征，使其能够在该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而作出贡献。

最后，我们希望本届会议的审议将会加强合作并促进国际关系的缓和，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也将具有切实的特点，以便能够成功地促进本届会议议程中的各种问题得到解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下午最后一位发言者已发言完毕。我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他要澄清一个问题。

雷诺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葡萄牙代表团谨就我国外长今天上午的发言的英文译文作一说明。我们请求加上散发的讲话稿第12页遗漏的这一段。该段原文如下：

“那些与葡萄牙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领土以多种方式发生了演变。我要在此特别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我们一直关心保

证澳门持续繁荣和发展的^{问题}，找到了一些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将使这一远离葡萄牙但几世纪以来却与我们保持深厚纽带的领土的行政权利得到和平过渡”。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葡萄牙代表的发言将如实地写入今天下午会议的记录。

我现在请那些愿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要提醒各位，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定10分钟，第二次限定5分钟，各代表团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求就今天早些时候葡萄牙外长在发言中提到东帝汶一事行使答辩权，以正视听。

在目前谈论东帝汶的局势是非法的，在道义和政治上都是无道理的，这不仅是因为这种谈论远远背离目前实际情况，而且因为它显然会混淆视听。各位都知道，东帝汶已在13年前就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和第1541(XV)号决议的第六、八和九项原则行使了自决，当时该省人民选择与印度尼西亚兄弟统一在一起生活。实际上，在包括今年在内的过去七年中，该项目并没有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是因为各会员国更加清楚地了解了该领土非殖化的历史记录。

尽管事态如此发展，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仍原则上同意让葡萄牙议会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东帝汶。这次访问的条件和方法是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代表之间讨论的题目。在这点上，秘书长的报告表达了对正在进行的谈判继续取得进展的信心。我国代表团保证为促成这次访问而进行合作，以获得关于该省实际局势和情况的客观和第一手资料。

我们象过去一样，再次在人权情况的问题上受到没有根据的凭空指责。事实足以说明，并没有侵犯人权的情况，人权受到适当的法律程序的保障。那里不仅到处有很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而且记者、议会代表团、知名人士和其它人员继续不断访问该省。

最后，我国代表团同意与葡萄牙在真诚与灵活的气氛中进行认真和实质性的谈判，以继续努力找到解决办法。但这需要一定的相互信任，以及葡萄牙在联合国其它论坛中表现出更高的谨慎和现实感。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十分遗憾，我不得不对古巴代表今天所作的发言行使我第一次答辩权。

更遗憾的是，古巴把至第四十四届会议宣布开始以来充满本机构各个会议厅中的合作与谅解的精神抛在一边。

古巴外长好斗的语言和歪曲欺骗不了任何人。古巴显然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其压迫性政权的失败和错误上引开，该政权成立三十年后，古巴人民仍在渴望得到其绝大多数邻国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古巴外长今天在为巴拿马的非法政权辩护时，指责美国企图创造一种有利于破坏《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气氛。马尔米耶卡部长为巴拿马政权所作的辩护，本身就表明古巴不顾自由选举、基本自由和民主，根本不值得进一步评论。我国政府愿充分遵守《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条款。我们希望在《条约》规定的时间把对运河的控制移交给一个合法的、以民主方式选出的巴拿马政府。

马尔米耶卡部长还批评我国政府为促进尼加拉瓜的和平与民主所作的努力。我们对埃斯基普拉斯、特尔索罗和特拉协议的支持是这些努力的根本。

如果古巴真心实意地对推动这一地区的和平感兴趣的话，那么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应该停止向尼加拉瓜运送武器，停止向萨尔瓦多游击队运送武器，并鼓励其同盟桑地诺政权和巴拿马加入到遍及整个地区的民主与自由的潮流之中。

古巴对波多黎各做了种种歪曲，对此也不能听之任之。目前波多黎各人民和英国的关系是波多黎各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的结果：1952年对宪法进行了公民投票，确立了自由联邦的地位。波多黎各人民享有每四年进行一次自由公平的

选举，而不幸的古巴公民至今不能享有这种权利。美国国会在政府的支持下目前正在考虑一项立法，以使波多黎各人民能够早日就自决权进行又一次公民投票，它们有着明确的选择，可以实现独立，建立国家，也可以保留自由联邦的地位。认识到波多黎各人民已经完全实现了自治，本大会于1953年将波多黎各从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上消除。古巴多次提出审议波多黎各问题，最近一次是在1982年，而大会则否定了古巴这一请求，认为波多黎各问题不适于在联合国再次审议。

古巴的代表在讲话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攻击我国政府的政策。我希望古巴代表团能够认真地反思一下它在联合国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在本组织所采取的态度。世界确实在发生变化，而在这一机构中大家都在谈论这种变化。现在是时候了，古巴应该开始承认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基本原则。现在是时候了，古巴应该放弃各种肤浅的歪曲，放弃宣传和煽动，加入到合作与自由这一新的精神中来，因为这一精神正在成为遍及世界的新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我请古巴代表发言。

莫雷诺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在上世纪末，古巴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明确地指出他之所以作出种种努力以确保我国的独立，其目的就在于防止美国侵吞古巴，防止美国由此而增加力量，扩大其对拉丁美洲的控制。自从那时起，本大陆最杰出的思想家一直不断提出警告，警惕美国的种种霸权主义图谋。

十九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初，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过程。起初，美国许多人都叫嚷要使古巴归入美国，它们甚至搞起军事组织，以支持兼并，其目的在于挫败古巴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以后，美国将普拉特修正案作为一个附件强行加到正式独立的古巴的第一部宪法之中，同时，还凭借其对古巴后来各届政府的影响，使新殖民主义成为古巴和美国关系中一个持久因素。这一局

面一直持续到1959年1月1日古巴获得了解放革命的胜利，成功地恢复了它真正的独立，人民的权利体现在古巴革命的第一部法律之中。

自从那时起，由于没有能够使古巴成为其殖民地，没有能够保持其新殖民统治，帝国的沮丧变成了永无止尽的歇斯蒂里。正如今天上午古巴外交部长所指出的那样，历届美国政府开始推行侵略政策，而这一政策尽管有些细微的不同延续至今，其目的就在于迫使古巴屈服，使它不得不按美利坚帝国的旨意行事。

我们不想在此详谈在那整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因为国际社会对此了如指掌。我们只是希望我们联合国的同事们能够想一想这些事情，得出它们自己的结论。

难道是古巴自从1960年以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向美国施加非法的严厉封锁？难道多年来是古巴在美国的领土上发动侵略和颠覆？我不禁要问，难道会是古巴建立了文字与广播媒介，怀着颠覆的目的向美国的领土进行宣传？难道是古巴不顾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计划建立一个电视台，以向美国进行颠覆性的宣传？难道会是古巴不顾美国人民的意愿在美国的领土上保持军事基地？难道是古巴对美国进行带有威胁性的军事演习，日复一日侵犯该国领空，无休止地进行挑衅？难道是古巴在世界各地都有军事基地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社会？难道是古巴把关于国内或国际政策的观点强加给独立的主权国家？显然，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现象决不是古巴外交政策的特点，相反，这些正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

除了这些总体考虑之外，我还想提一下美国代表在这个会谈中所做的讲话中的含义。首先，古巴认为，同时我也相信所有名符其实的主权国家都会认为，就巴拿马共和国而言，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认为不干预巴拿马的内部事务是解决这个兄弟的拉丁美洲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基础。

关于波多黎各，我们认为24国委员会对其几个月前通过的定义是清楚的。毫无疑问，波多黎各问题作为殖民领土直属第1514(XV)号决议，因此大会通过的有关波多黎各民族的规定也必须得到执行。

古巴根本不能被指责为抵抗国际政治和军事缓和的趋势。相反，古巴自己推行和平与缓和、和平寻找解决冲突的办法以及各国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策，它曾谴责过，现在又谴责美国政府阻碍各国和各国人民改善关系。它阻碍各国增强能力，通过政治方式，不使用威胁、压力、武力以及总之在没有统治愿望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分歧。

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症状。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有系统地违反了准则。这种情况应该纠正，并明确表示，该国政府遵循当今的主流，并将促进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并整个国际社会的气氛相协调。

雷诺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我想简单地说一下印度尼西亚代表刚才行使其答辩权时就葡萄牙外交部长今天的发言所说的话。

东帝汶岛不再构成非殖化问题的论断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本组织从未承认，它在任何有效的形式下行使过自决权。只要回想一下联合国仍然将东帝汶岛看作是根据《宪章》第十一章在葡萄牙管理下的非自治领土，并且也根据这一点这一问题被列入大会和非殖化特别委员会的议程就足够了。

至于人权形势的恶化，我只想提请各代表团再次注意8月31日人权委员会小组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份决议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最后，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全力以赴地支持在秘书长主持下的讨论并愿意为其取得成功贡献我们的力量。

主席(以西班牙语以言)：巴勒斯坦观察员要求允许他就是一般性辩论中一位发言者所讲的话进行答辩。根据大会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号决议和1988年12月15日第43/177号决议，特别是根据大会主席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作出

的裁决和大会以后几届会议期间在同样情况下已确立的先例,我请他发言。

特尔兹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中要求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停止恐怖和暴力行动。我相信他特别指的是我们人民光荣而高尚的起义,它是1987年12月9日为反对长期非法占领和剥夺人权包括生命权而发起的;700多人受到占领国以色列所犯暴行的迫害。

我在是纪念华沙犹太居民区的英雄时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个区别:华沙犹太居民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背叛了他们的人民。目前以色列政府的组成部分兹维·勒米组织和赫鲁特党要求同希特勒合作反对盟国。我们纪念华沙犹太居民区的犹太人的起义,但是我们希望那次起义得到更好的反应。我们还记得,难民,包括欧洲的难民营和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不仅不得进入巴勒斯坦,而且还不得进入美国和其他的在此有代表的地方。

以色列代表向国际社会呼吁,说:

“我们提请各国支持以色列的和平倡议。”(上述第61页)

我想提醒以色列代表,去年12月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中东全面和平的方案和原则。我只希望,投反对票的美国和以色列对联合国全面和平的呼吁作出反应就好了,不仅是为了以色列所谓的和平倡议,这虽然与和平毫无关系,而是为了为它们继续占领我们家园和剥夺我们人民的权力,特别主要的是剥夺他们在自己国家里和平生活的权力获得某些合法理由。

下午6点30分散会